

汉傣语言文化论

王渝光 单春樱 崔梅●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H1/H253
W441.1

汉傣语言文化论

王渝光·单春樱·崔梅著

责任编辑：黄 敏
封面设计：向 炜

汉傣语言文化论

王渝光 单春樱 崔梅 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5 字数：180 000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5-1306-7/H·33 定价：9.80 元

《汉傣语言文化论》序

骆小所

语言研究在拓展新的领域，寻找新的热点时，往往可以从历史的研究中捕捉火花，使之燃烧。这样，研究者往往可以找到自己研究的领域和时代性的研究课题。1992年，我们云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从西南联大时的学术研究和选修课的开设中发现，1938年，西南联大的文学院和师范学院国文系就开设了“语言与文化”课程，由罗常培先生主讲。罗常培先生是我们中文系朱自清先生之后，闻一多先生之前的第二任系主任。当时罗先生有一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课题，他曾到大理等地搜集语言资料，开了我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先河。

1992年我们语言研究所提出，西南联大精神是一个整体，弘扬西南联大精神，不仅包括她的革命精神，而且还包括她的教学精神和学术研究精神。于是，我与王渝光副所长商量，提出了汉民族语言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比较研究课题，并决定首先进行云南颇具特色的汉傣语言文化比较研究和汉白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王渝光、单春樱、崔梅著的《汉傣语言文

1992.6.5

化论》就是当时研究课题的思路之花结出的实际之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语言学，在我国的一些学者中往往又称为文化语言学，是语言学与社会学接缘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研究存在于社会中的语言现象。《汉傣语言文化论》分析了汉傣语的语言特点和语言关系，进行了汉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以及文字的比较，对汉傣语言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以及交际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关系分别进行了探讨。对这些问题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个语言文化的内在整体，其特点在于从不同民族语言的角度透析了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社会文化现象，展现了汉傣民族的文化风貌。

《汉傣语言文化论》体现了对比语言学的方法论。对比语言学是专门研究不同语言之间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异同的科学。因为对比语言学致力于描写不同语言的异同，描写不同语言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形态特征，所以又被称为比较描写语言学。《汉傣语言文化论》体现了语言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的革新。书中采用了汉语和傣语横向平行的对比研究，阐述了汉语和傣语的结构体系和特征，在共同描写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对照比较，而在这些对照比较中，又十分注重文化对语言要素的影响。所以，从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汉傣语言文化论》都具有时代性的价值。

我曾经说过，具体的对象和真理，总是一个许多方面联系的总和，总是一个变动着的多样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我深信，处于黎明时期的“文化比较语言学”，在时代生活的培育中，前程一定会光辉灿烂。当辉煌到来的时候，人们不会忘记《汉傣语

言文化论》的烛光先照。我们正期待着汉语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系列丛书的明亮之光，映照语言研究的大地。

1996年5月8日
于云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前　　言

“不是蜜，但能粘住一切。”这是欧洲一个古老的谜语，它的谜底是：语言。本书拟借用这个古老的谜语，联系汉傣语言的实际，探寻文化比较语言学的轮廓。

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一门语言学科，在国外又称为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语言国情学。虽然研究的重点或目的各有侧重，研究的范围也可大可小，但在研究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国外语言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起源于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的语文学（Philology）研究。当时的语文学研究，是为解释古代经典服务的，因而含有大量的文化因素。19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语言学由于有了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语言，有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历史比较法，开始从传统的语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科学。20世纪以来，普通语言学的建立，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出现使得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地形成、发展、完善，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派别，建立了许多新兴的语言学科。尽管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有忽视文化因素的一面，但国外许多有远见的语言学家仍把目光投向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英国的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波兰的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德国的语

言学家格里木、洪堡特，法国的语言学家梅耶，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家鲍阿斯、萨丕尔、沃尔夫等都十分重视语言与文化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在布赖特等人的倡导下，语言学中诞生了一门新兴学科——社会语言学。

我国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的语文学，注重实用，讲求实效，从来就与中国文化密不可分。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中国传统的语文学科，在适当地吸取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后，至今仍然蓬勃发展。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在西南联大（今云南师范大学前身）任教期间，曾开设过“语言与文化”课程。罗先生在50年代初出版的《语言与文化》一书，是公推的我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罗先生接受了萨丕尔、泰勒和马林诺夫斯基语言学与文化学的思想，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残守缺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扩大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才能格外发挥语言的功能，阐扬语言学的原理。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部1950年出版。由于意义重大，1989年9月又由语文出版社重版。80年代我国方言学者游汝杰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提出并实践了建立中国文化语言学的设想。近10年来，我国的一些语言学专家、学者，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发表、出版了许多论文、专著，出现了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热潮。

我国学者提倡的文化语言学与国外的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和国情语言学等，在研究的内容、范围和方法上都互有交叉，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本书力图从语言的角度，比较汉族、傣族社会文化的异同，揭示汉、傣语言

现象与汉、傣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表现形式，故题名为《汉傣语言文化论》。如本书能对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所裨益，并在文化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领域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千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傣族是这个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而又独具特色的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本书以汉族语言文化作为参照系，对汉傣两族语言文化进行多方位、多领域的比较研究，在注重理论探讨的同时，又注重实际分析，力求从语言的角度展现汉傣民族文化风貌，其中更侧重于展现傣族文化的风貌。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着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把不同民族的语言与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开发我省的语言文化资源，有助于我省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有助于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因而本书的写作不仅注重过去，而且也注重现实和未来。联系云南旅游大省的实际，本书还特别增写了汉傣语言与交际文化、旅游文化两章。

我国境内的傣语主要分为德宏和西双版纳两种方言，为行文方便，书中所用的傣语材料（包括转译为汉语的），除专门说明者以外，一般为两种方言所共有或某一方言所有。需要比较时，“德傣”指傣语德宏方言，“西傣”指傣语西双版纳方言。书中所用的语言材料，一部分来自作者的田野调查，一部分来自有关的书籍、报刊。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书后列出主要参考书目，在此谨对各参考书的作者表示衷心的谢意。明初钱古训、李思聪出使百夷，均著有《百夷传》，除特别点

明者外，书中所提到的《百夷传》均为钱古训所著。

为了便于认读、比较和排版，书中所引用的傣语材料一般采用汉字音译的方法转写，不可能很准确，必要时按照汉语拼音的注音方式标注读音。汉语拼音不便标注的，或用文字直接描写说明，或采用国际音标符号（字母加方括号〔 〕）注明。傣族傣仂支系的名称，汉字有“仂”与“泐”两种写法，我们觉得采用“仂”字更合适，除引用的原文外，书中一律采用“仂”。

仅凭这约 20 万字的小书要全面反映博大精深的汉、傣两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本书所做的只是“管中窥豹”。作者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这“一斑”能使读者对汉傣语言文化有所了解。这里拿出的是一个很粗糙的成品，错漏一定不少，体系分类等也不尽恰当，欢迎广大的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本书的作者，有的曾经在傣族地区这块神奇美丽的土地上劳作和工作过多年，对这块土地怀有深深的眷念之情。谨以此书献给曾经和正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留下历史印迹，创造辉煌明天的各族人民。

作 者

1995 年 10 月于云南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目 录

《汉傣语言文化论》序	骆小所 (1)
前言	(1)
第一章 汉傣语言文化总论	(1)

语言结构篇

第二章 汉傣语言概述	(6)
第一节 汉傣语言的特点	(7)
第二节 汉傣语言关系	(13)
第三章 汉傣语言语音比较	(20)
第一节 汉傣语音系统的特点	(20)
第二节 汉傣语音结构比较	(23)
第四章 汉傣语言词汇比较	(31)
第一节 汉傣词汇系统的特点	(31)
第二节 汉傣词义特征比较	(41)
第五章 汉傣语言语法比较	(47)
第一节 汉傣语法系统的特点	(47)
第二节 汉傣语法结构比较	(50)
第六章 汉傣语言修辞比较	(57)
第一节 汉傣语言修辞的特点	(57)

第二节 汉傣语言辞格比较	(61)
第七章 汉傣文字比较	(72)
第一节 汉傣文字的特点	(72)
第二节 汉傣文字特征比较	(75)

语言文化篇

第八章 汉傣语言与物质文化	(82)
第一节 汉傣语言与物质生产	(84)
第二节 汉傣语言与传统科技	(93)
第三节 汉傣语言与商业边贸	(103)
第九章 汉傣语言与制度文化	(110)
第一节 汉傣语言与族称、社会历史	(110)
第二节 汉傣语言与建制沿革	(121)
第三节 汉傣语言与生活习俗	(128)
第四节 汉傣语言与爱情婚姻家庭	(140)
第五节 汉傣语言与教育体育	(150)
第十章 汉傣语言与观念文化	(162)
第一节 汉傣语言与民族心理、道德伦理	(163)
第二节 汉傣语言与宗教	(174)
第三节 汉傣语言与文学艺术	(190)
第四节 汉傣语言与审美观念	(218)
第十一章 汉傣语言与交际文化	(230)
第一节 汉傣语言与社会交际	(230)
第二节 汉傣常用交际用语的类型	(235)
第十二章 汉傣语言与旅游文化	(242)
第一节 汉傣语言与自然景观	(244)

第二节 汉傣语言与人文景观	(248)
主要参考书	(255)
后记	(256)

第一章 汉傣语言文化总论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一道，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统一多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积淀了丰厚的语言宝藏。

傣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傣族和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现代社会，“文化”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根词。“文化”只要与别的词语相结合，就会产生出神奇的功能，给人们一种新的感受和体会，使人们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语言文化”也不例外。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一个含义甚广而又很难下一个确切定义的名词。在古代中国，“文化”一词出现得较早，汉·刘向《说苑》：“凡武之兴，谓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主要指统治阶级的文治与教化。现代社会的“文化”意义，主要来源于英语“culture”，“culture”一词又源于拉丁语动词“colere”，原义是指人在改造外部自然界以满足食住等需要的过程中，对土地

的耕作和对作物的栽培等。现代英语的“culture”一词仍有“耕作”这一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不断演变、扩大、丰富和完善，至今仍是中外学者不断探讨研究的课题。

总的说来，现代社会的“文化”概念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文化一般指精神财富，指社会意识形态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构等。

文化的研究和应用是跨学科的。文化语言学中的“文化”意义取广义文化的含义，它既有属于经济基础的部分，也有属于上层建筑的部分；既包括了人类的精神产品，也包括了物质产品，是广义的“泛文化”的概念。

根据中外人类学家的意见，广义的文化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心理文化）。物质文化是整个文化系统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是人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方式及其产物。物质文化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制度文化是人改造社会的活动方式及其产物，制度文化包括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种制度、规章、习俗等。观念文化是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方式及其产物。观念文化包括价值观念（价值标准）、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

语言对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语言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语言在整个文化系统中占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语言不仅涉及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以其特有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职

能，使社会文化的各领域统一于一个文化总体。语言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文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里程碑。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文化的发展。而作为语言书写符号代码的文字的产生，又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语言文字帮助人们学习、掌握、运用和积累前人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创新。人类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需要语言文字去总结、归纳和传播。语言文字是人类文化的智慧结晶，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对社会的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

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语言作为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不仅是意义的代码，而且也是文化的代码。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本身又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特殊文化系统。语言反映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凝结着人们改造主客观世界的知识和经验，体现着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思维形式。语言最大限度地包容了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由于语言中凝聚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因此人们有可能通过语言认识、了解、分析各种文化现象，通过语言探索文化的奥秘。文化对语言又有深刻的影响。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制度的变革、认识的深化以及其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成果，都会反映到语言中来，对语言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影响语言，这是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两个密切相关的方面。

一般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统一体。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在现代社会中，对不同的民

族而言，这些特征均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的某些特征如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已经不够明显，而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质则显得日益突出。民族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本民族内部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同时又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民族语言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民族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整个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从某一民族语言的角度去研究民族的文化，可以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展现一个民族的文化风采，深刻地感受到语言的文化功能。一个民族的语言宝藏挖掘得越深，这个民族的文化风采就展现得越多。

比较是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探讨事物本质特征的一种基本方法，当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一种基本方法。我国的几十种少数民族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语言资源。各民族的语言中都凝聚了本民族人民的经验和智慧，记载了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由于自然环境条件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在一种条件下形成的语言文化之于另一种条件下形成的语言文化是一个参照模式，二者具有优势互补，风格各异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和差异，形成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特征。从不同民族语言的角度，比较一种类型的语言文化与另一种类型的语言文化的特点，研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相互关系及其特征，一方面，可以展现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风采，使人们对不同民族语言的特点和规律有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不同民族语言的相互学习，促进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学习交流；另一方面，可以更深刻地揭示语言的本质，丰富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推动整个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建立一门新的语言学科——文化比较语言学。